



吕伟达小说选

乡魂

吕伟达

小说选

我们的山村是个美丽
的地方，名叫五里河
那繁茂的群山，
像一群天真烂漫的
孩子，手拉手地
向我们招手，
那数不清的村庄，
像一只只含情的眼睛，
向人们展示花般的
心灵。
一条条河流伸出
长长的手臂，
把人们挽在胸前，
带着深奥的忠告，
做人要正直、清白、有情。



黄河出版社

序

山 曼

我和伟达有共同的经历，都在县城里工作了很长时间。我现在离开了，他还在那环境之中。因为经历有相同之处，相识十多年来，几乎无所不谈，越来越觉得亲密。

在县城里工作的人，既在城中，又常下乡，不像大城市中的人那样只知人事不觉时序。

在县城里工作的人，朋友圈子偏“杂”，上下左右，三教九流，都接触得到，各方面都有几位朋友。

在县城里工作的人，要站得住脚，性格非随和一些不可。表现太特别，大家不容你，休想过得自在。

在所有这些方面，伟达都是一个很合标准的在县城里工作的人。而我认为这许多特点对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来说，是有益的，是难得的。因此，伟达的文章中有山，有水，有田野，

有工厂，有各色人物，而且，山水田野都有天然本色，人物感情皆具乡土情怀。

伟达与普通在县城里工作的人不全一样，他担任王懿荣纪念馆的馆长多年。王懿荣是清代著名的爱国者、大学问家，是最早发现并研究甲骨文的人。由于在业务工作中长期受熏陶，伟达对文物、考古、书画、民俗等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并将其渗透于文学创作中，遂使他的作品文化内涵日见深厚。

说到伟达文章的风格，使我想起他的夫人对他的称呼。伟达正当40多岁的壮年期，他的夫人却叫他“老伟达”，人前背后皆然。细细品味这“老”字的含意，既有“老张”、“老李”那样的尊重，也有乡语中以“老”为“嫩”（如“老儿子”、“老闺女”）那样的亲昵，如四川的怪味胡豆，集各种味道于一体，形成自己的独家风味。而且，各种味道层层化出，自然就有了新意。朋友们都喜欢他的夫人无意间创造的这个称呼，觉得这样称呼他颇能表达出一种难以言传的感情。我以为“老伟达”的文章也有“老伟达”的味道。

伟达生活在亦城亦乡之地，坐守一处文化名人纪念馆，又有许多走南闯北的机会。这对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都是难得的好条件。他近年不仅从事文学创作，而且撰写了不少文物考古方面的文章、文化事业方面的文章以及民俗方面的文章。他不以此为累，反觉得撰写各类文章可以相得益彰，使创作路子越走越宽。我很同意他的这一番体会。由此他或许会走出一些人已经感觉到了的“文学创作困境”，踏出一条新路来。

这是伟达的第一部文学作品的集子。看势头，伟达的创作

将如泉出山中，涓涓不断。我们有希望看到他的第二部、第三部……相信那些荟萃的作品一定会更多彩、更丰厚。

1995年4月26日

草成于福山华侨宾馆

目 录

序 山 曼(1)

下里巴人 (1)

乡 魂 (5)

辛亮嫂 (10)

荣 儿 (18)

妯 娌 (26)

樱桃红	(39)
笔架山作证	(56)
正月里是新春	(72)
布谷声声	(76)
乡村管事人剪影	(80)
春 雨	(91)
春光花月夜	(100)
大面王	(108)
芳草地故事	(124)
第八任村长	(135)
山间小路	(148)
浑水大老张	(165)
菜园“三结义”	(170)
凤凰落了无宝地	(175)
天 平	(191)
君子兰	(214)
期 待	(225)
淘 井	(242)
今夜星光灿烂	(251)
王懿荣登州抗倭	(262)
后 记	(274)

下 里 巴 人

沙茂，其貌不扬，1.70米的个头，两道8点20分的眉毛，配着一双不大的眼睛，原本在生产队当一名副队长。

那一年，他在公社开会。会议结束时，公社书记要求各村出一个节目，热闹热闹。谁知村干部们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面面相觑。沙茂见状，嗓儿直痒痒。村支书沙峻山大喜，推沙茂出场。沙茂竟鬼使神差，登台一曲“这个女人不寻常……”唱出台下一阵掌声。于是乎，这年秋，公社成立文化站，公社书记庄志民猛地记起了他，便让他出任公社第一任文化站长。那年他25岁，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。

沙茂扔下锄把子，穿起了干部衣，吃起了干部饭。公社用房紧张，他没有办公室，便每日骑辆旧车，当起了“提包站长”。报酬么，民办公助每月挣39元，比还在家撸锄把子的哥儿们

强多了。

沙茂为人随和，爱看书学习，记忆力又强，自打进了文化这圈子，慢慢学会了不少东西。公社书记像伯乐似的，逢人便说：“看，我的眼力不错吧？你看选的这人，有弦的敢拉，有眼的会吹，还能编个唱本，排个节目，放放电影，是把手哩！”书记这句话传到了沙茂耳朵里，可不得了，他更玩命地干了一年到头没个节假日，就连老婆小产，他都没家去。这一年，他从省里开会回来，捧了个大镜框回来。那天晚上，沙茂两口子怎么也睡不着觉。他朝着那大奖状嘿嘿直乐。他老婆本想怄怄气拿把拿把他，可一见他人黑了，衣裳也肥了，心一酸，眼泪掉下来了。

斗转星移。沙茂在文化站这个岗位上，整整干了15年。公社书记换了五任。庄书记已当上了副省长……

这一年，传来了一个沙茂连做梦也没想到的大喜事。文化系统下来了指标，要把基层文化站干部转为正式国家干部。这可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，泥饭碗换成了铁饭碗，苦尽甘来。几天后，下来了正式文件，规定进行考试，择优录取。

县文化局将文化站干部排了队，因名额有限，将有1/3被淘汰。这是一场命运争夺战，与先辈考进士差不多。

文化局长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，他怕沙茂基础差，名落孙山，和公社书记密谈之后，决定瞒天过海，让公社新招聘的秘书秘密顶替沙茂参加考试。沙茂闻听后，坚决不干。他要靠自己的力量拼一拼。他找了老师，开始认认真真地补习功课。就在临近考试的节骨眼上，公社掀起了计划生育的高潮。公社机

关人人要下乡包片。公社书记亲自点名要沙茂和他包一个村。沙茂先是犹豫了半刻，但很快就打起背包和书记一道下了乡。进了村每天大会小会没个完地开，还要走家串户。沙茂眼熬红了，嗓子劝哑了。就在考试的前一天，村里的一个超生妇女跑了。为了避免发生意外，书记让沙茂去找。等找回来时，考试已经结束了。那个刚刚高中毕业的小秘书坦然走上考场。他不负领导重望，公布分数时，沙茂大名果然在榜中。

沙茂一夜之间身份大变。四面八方都来贺喜。公社书记也来了，让他赶紧转户口办手续。

沙茂却忐忑不安：“这……”

“你放心去办吧！”书记打断了他。

就在沙茂由惶恐渐渐转向喜悦时，一封不署名的群众来信飞到了地区文化局，戳穿了这个冒名顶替的事件。沙茂这回可傻了眼。他失魂落魄地翻腾了一夜后，拿起沉重的笔，原原本本地写下了这次考试经过。当他把信寄给地区领导时，他的心反倒坦然了。他又骑上他那辆破车去办他那“万册图书馆”去了。

沙茂的材料被地区人事局退了回来，到手的粮本化为泡影。经过领导的“亡羊补牢”，这个指标总算没有瞎。沙茂的名字换成了真正参加考试者的名字。听说秘书在考前也算文化站的人，放过几天电影。这件事，没有几个人明白，也只有几个人明白。

如今，几年过去了。沙茂已是40多岁的人了。许多人提起当年那事儿都替他抱不平：“那年考试是个圈套。考题容易

得很，你去考准没问题。”还有的说：“你是省里的典型，文件规定可加20分。”知情者偷偷透露，“知道那小秘书是谁吗？是县里某某领导的小舅子……”，“你真是黑瞎子叫门——熊到家了！你再写信揭穿他们……”。沙茂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见，总是咧嘴笑笑，摇摇头，照旧骑着自行车，到他应该去的地方。

不久，据权威人士透露：他这个合同站长，将被免去，由一个年轻人代替。他呢，将“出任”公社文化站支部书记。尽管这个文化站目前还只有他一个人，一个党员。

1991年3月

乡 魂

太阳高了，树影短了。往常这个时辰，庄稼人正是上山刨树根、搂草的当口。如今，粮丰草足，谁都懒得动弹。何况，这几天夜里电视里正放着《陈真传》，大长夜里熬眼，都才从被窝里爬起来吃早饭哩！

奇泉庄支书邢秉仁，大清早起来，在队部大喇叭上吆喝了几声后，打着哈欠，来到了南井台。这个地方过去曾是开会传达上级指示的地方。不过眼下这两三年，各人忙各人的去了，再也用不着到这个地方恭候队长大驾，排队挨帮听队长分配营生了。今天例外，邢支书把大伙招呼来，为的是一件棘手事。

现代化的通讯工具代替了干部们的腿。大伙听到支书在喇叭上招呼开会，都陆续地抽着两头一般粗的香烟，抄着手儿来到了南井台。多数人都觉得闲着也是闲着，晒阳阳哩！

其实，这个会，除了支书还有三个人心里清楚。

邢支书见大伙来得差不多了，便习惯地站在高处，清了清嗓子，说：“今天把大伙请来，这个问题来讲，是这样，咱村五保户刘老大不在了。他撇下了五间房子。这个问题来看，嗯，集体财产，如今各家门各家户，村里要那么些空房子没用！因此这个问题来讲，要的人很多，很不好办！这个问题来看，支部人老凑不齐，也没坐下研究。我寻思好几宿，这个问题来看，办法只有一个——叫行！就是谁出钱多卖给谁……”邢支书低头瞅着井台，把话说完，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短杆烟斗，在石头上磕了磕，又掏出火柴棍，掏出烟灰来。

人群中，忽然响起一个嘶哑的声音，说：“书记，没意见，叫吧！这办法最公道！我先开个价，一千五！”

人们扭头一看，说这话的叫李成有，大伙背后称他“李大巴掌”！其实他的手并不比别人大，只是过去当干部时，爱把集体东西暗中拢回家，成了集体有什么、他家存什么的主了！前年，生产责任制后，大伙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，把他从领导岗位上请了下来。可人家这几年利用过去老关系办了个贸易货栈，买空卖空，用嘴巴这么一捣鼓，发了！

他的话音刚落，人群中又响起了一个平稳憨厚的声音，说：“书记，我出一千六！”

说这话的叫李树实，是“李大巴掌”的亲叔叔。他和五保户刘老大是连房脊的邻居。多年来，他一家拿着刘老大就像爹亲一般，接尿接屎，送饭喂汤。别的不说，就说刘老大一年到头，缝缝补补，煎药熬汤，照顾得那个周到劲儿，可称得上是无微

不至，亲儿子不过如此。刘老大活着的时候，曾找人要将这房子送给他，想过继他为义子。可树实一口回绝。他不是不需要房子，而是他不想叫人误认为自己照顾老人是图希这五间草房。所以，他不但不肯要，还动员刘老大入五保。他呢，该怎么照顾，还是怎么照顾。其实这房子他要最合适。可他怎么也没想到他亲侄子另有所谋……

“我出一千八！”说这话的像门大炮！人们抬头一看，咦，怎么半路又杀出了一个程咬金！他叫李大茂。只因他的嘴巴从不肯休息，大伙送了他一个尊称：“大聊”！

他这人爱侃，聊天的本事特别，天南海北，宇宙太空，世界各地，电影戏剧，无不上瘾！他经常挑着东西就聊起来，尽管对方见他挑着挑子不忍和他多聊，可他却仍是没完没了地聊，一直把人家聊得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，方才罢休。

邢支书吃了一惊，心想：“这个大聊，房子宽敞得很，怎么也来凑热闹呢？”

其实，李树实早有耳闻，自己的侄子想和他争房子要开什么厂子。他想，自己的侄子怎么能好意思和自己杠价呢？没想到半路杀出了个程咬金——“大聊”，他可傻了眼。于是，他声音升高了八度，道：

“一千九！”

谁知，他的话刚完，“大聊”便笑嘻嘻地说：

“嘿嘿，两千整！”

啊！人们开始骚动了！

“两千一！”李树实气恼地喊。

“嘿嘿，两千二。”“大聊”不紧不慢。

“两千三！”李树实眼里冒火。

“两千五！”“大聊”紧追不舍。

“两千……”李树实刚张开嘴，就被邢秉仁挡了回去。

“慢！”邢支书跳下井台，一把扯住“大聊”，急步走向没人的地方，瞪着眼，压低声道：

“大聊，这个问题来讲，你这是……”

“大聊”眨巴了几下螃蟹似的眼，道：

“支书，你不是在大喇叭上说，谁都可以吗？”

邢秉仁倒抽了一口冷气。刹时，就觉得嗓子眼像被人塞了一口干炒面。他白了“大聊”两眼，一时没找到合适的话。

“大聊”瞅着支书，忽然诡秘地一笑，说：

“实话说吧，支书，你当我想要那破房？我是替别人要的！”

“什么？”邢秉仁不解地睁大眼睛。

“大聊”两眼眯成一条缝，凑在邢秉仁耳边道：

“实话说吧，我的好支书！我是替‘李大巴掌’要的。他不便出面，借我的嘴使；反正他说过，能要则要，不能要就算，打不着鹿也不能……反正不能让李树实便宜叫去！你等着看吧，他李树实想要，也得花大头钱！”

邢秉仁闻听，头嗡的一声，浑身的血都涌到心里，憋得他喘不过气来！他抬头盯着站在井台装作若无其事的“李大巴掌”，想起了前些日子他在县开会时“李大巴掌”曾到他家送了一瓶“茅台酒”，他又想起他老伴这几天老是在他眼前夸“李大巴掌”如何如何的好……

一种被戏弄的感觉涌上了心头，他只觉得心里隐隐作疼！他不该听“李大巴掌”的建议，叫什么行。他把刘老大遗留下的房契从口袋里掏出来。当他两眼盯在这张变得发黄的纸上那个方方正正的“清阳乡人民政府”大印时，他的眼停在“人民”那两个字上。印上的“人民”被岁月熏黄了，冲淡了。他想起了，那是1947年他将这房契交给刘老大时，刘老大不慎用眼泪湿的……

此刻，他不再犹豫了，大踏步地走向井台做了一个当年在这儿做过无数次的习惯动作，大手一挥，道：

“我出三千！”

呀！人们都瞪了眼，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。邢支书坚定地说：“就这样定了！”说着跳下井台，径直来到李树实跟前，双手颤抖着把房契送到李树实跟前说：“兄弟，这房归你了！放心，等支部人齐了，我们会以质论价的！不行，我替你拿上一千！”

李树实双手接过房契，眼含热泪地说：

“书记，有你这句话，俺就放心了！你还是你，和过去一样，没变！”

“不，兄弟，你哥也有动摇的时候，昨天，还收下人家一瓶‘茅台酒’哩！”

人们惊讶地看了看老支书，都围了过来。不知谁的眼尖，用手一指，只见“李大巴掌”和“大聊”一蹶一蹶地走了！人们不禁开怀大笑起来，惊得树上的喜鹊喳喳叫着飞了……

1983年6月

辛 亮 嫂

晨

辛亮嫂的大芦花公鸡又扯开嗓子叫出了第一声，打破了山村的沉寂。

辛亮嫂醒来，揉揉眼，发现昨晚竟忘了脱衣裳。她趿拉着鞋，奔到院里。东方已出现了淡淡的鱼肚白，头顶上的启明星正向远方隐去。

她弯腰提上了鞋，大步走进屋里，麻利地在脸盆里倒了两瓢水，用湿毛巾在脸上擦了几把，这才觉得脑子清醒起来。她一面用湿毛巾拢着头发，一面仄起耳朵听着院东的动静。不大一会，她听见隔墙传来的推门声，赶紧往门响的地方走去。

辛亮嫂 19 岁就从 15 公里外嫁到了这个村子里来。她做新媳妇时，颇使赵庄一些轻浮的男子想入非非。但她为人谦和端庄，待人热情而不失分寸，使他们只好望她兴叹。

她来赵庄第六个年头，丈夫在一次大雨中，为抢救社里的牲口，被倒塌的屋梁打得脑出了血，不到半年就离开了她……别的什么也没留下，只留下大不大、小不小的四个儿子。一个寡妇拉着四个孩子，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了。眼下，她可算熬出了头，一来孩子都长成一条条扳不倒的汉子，二来正赶上让人过好日子的年头。天遂人愿，今天是冬月初六，她的大儿子结婚的大喜日子。

她拐过胡同，在一个新式大黑门前站住了。她举起手来刚要敲门，心里不由“咯噔”一下。这个门，她有两年没敲了。从前，她差不多年年都要跑几趟，而每次来总是怀着一股说不出的自卑与害怕，小心翼翼地敲着门，羞怯悄声地问要找的人是否在家。记得有几次，她进屋，发现人家在请客，进退两难，只好把心里的事先搁下，低头帮人家烧火，洗碗，一忙就是半夜。原想等送走了客人再说，谁知人家喝得醉不省事，只得说明天再来……

今天她踏上这门，可并非看人家冷脸子，低声下气地要救济……

院子里一声女人的咳嗽声，打断了她的思绪。咳！今天是个大忙的日子，怎么一大早在这儿犯起神经来了！她抿了抿嘴，抬手不轻不重地敲了几下，里面立刻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：